

港大學生會廣告撐「獨」站在歷史錯誤一方

——給香港大學同學的一封信



港大學生會豪花18萬多在《蘋果日報》刊登頭版全版廣告，近2萬港大同學今次「被代表」了去撈一批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這在學生會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對一眾守法的港大同學也絕不公平。我們港大同學是守法的，是愛護香港的，是尊重國

家主權的（有1983年的全民大會決議為證）；學生會長期被一些「港獨」同學（不排除有校外人士）所把持，令港大同學的名聲和「港獨」、「激進」、「黃絲」等混在一起，濃得化不開，這對同學們公平嗎？

馮煒光

各位香港大學同學：

大家好，我是1984年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煒光。儘管已離校逾30年，但香港是養我育我之地，港大是讓我完成大學學位之地，我對香港和港大都充滿感情，相信各位同學也是。

對香港充滿感情，便更應對香港情況有清醒認識，不宜人云亦云，更絕不應走上「港獨」的歪路、邪路和死路。

港大同學「被代表」聲譽受玷污

上周五（8月14日）我們學生會在《蘋果日報》刊登了一個頭版全版廣告，內容是呼籲港人以生命換取自由。這完全是錯誤的研判，是盲目的浪漫與激情，除了讓一些對「港獨」熱衷的同學感覺「很爽」之外，只會令近2萬的港大同學「被代表」，及被貼上「激進」的標籤。

這份廣告也引起學生會評議會的人事變動。據《學苑》報道，文化聯會會長朱卓楠及評議會文化聯會代表陳穎亨同學因此廣告而請辭，至今學生會評議會有2個席位出缺。朱、陳兩位同學請辭原因是擔心8月14日的廣告有「法律風險」，甚至會有同學因而「被捕」而令學生會在新生註冊日時群龍無首。朱同學「藉此聲明自身與評議會、中央幹事的意見不一致並有嚴重分歧，而評議會、中央幹事亦不能夠代表自己。」陳同學則以請辭表示抗議。

相信一眾港大同學也對朱、陳兩同學的表態深感認同。當黎智英等人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時，港

大學生會為何要代表港大同學摻和進來？學生會幹事會和評議會決定登這個頭版廣告，據說是耗用港大學生會18萬8千港元的資源來刊登的，不是學生會評議會衰衰諸公以私人名義、私掏腰包的。近2萬港大同學今次是「被代表」了去撈一批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這種和「涉嫌觸犯刑事罪行分子」站在一起的行為，在學生會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對一眾守法的港大同學也絕不公平，令他們作為「港大生」的聲譽受玷污。

登廣告決定違反學生會既定立場

縱使今次學生會幹事會通過評議會才作出這個登廣告的決定，但從學生會的法理上，評議會也有違反學生會歷史決議之嫌。1983年底港大同學聚集在太古堂飯堂，召開了全民大會，這是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並通過了一個重要決議，即承認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筆者清楚記得當時的大會主席（即當時的評議會主席）在回應台下詢問何謂「中國」時，清楚指出這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全民大會是港大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關，過去30年我這個師兄從未聽聞學生會有召開學生會全民大會去推翻這個決議。因此，這個決議對歷屆學生會都有約束力，也對學生會處理香港事務時具凌駕性。故此，今次學生會幹事會和評議會，竟然豪花18萬8千元去撈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是否違反了學生會的既定立場？

其實今屆幹事會「嶼希閣」在競選時便曾以「『港獨』是香港前途的重要選項」為競選主軸。

由於近年關心學生會的同學不多，故「嶼希閣」以低票當選。若從認受性來說，其代表性絕對存疑！若這場選舉是發生在現實中的香港，當選的行政機關的政治能量，會備受質疑，這論隨便作出具爭議性的決定。

說「港獨」分子把持學生會，相信各位同學都會記得，只要稍為有點內地聯繫的同學意欲參選學生會，一經《蘋果日報》報道，這些同學便會因雞毛蒜皮的理由而被DQ(取消參選資格)，最經典的便是挑剔同學的報名表格內的英文大寫和小寫不當，便宣布提名無效。這樣做其實是要「永保學生會江山一片黃」，令和1983年學生會全民大會決議不謀而合的同學，無法「上莊」（參選學生會幹事會）；令愛護香港、尊重國家的同學無法公平參選。這其實顯示出「港獨」同學的虛怯。他們擔心一旦有愛護國家的同學參選，廣大同學的民意得以彰顯，令他們這批「港獨」同學現出只屬「少數」的真身。當把持了學生會中央幹事會後，這些「港獨」同學便會藉其行政權力，對愛護國家的「國事學會」同學進行打壓，財政剝削。然而這樣做符合「港獨」同學們念茲在茲的「民主」嗎？

回頭是岸勿再發「港獨」夢

筆者鼓勵一眾港大同學們在能保障人身安全，個人私隱不被《蘋果日報》等黃媒披露的條件下，透過不同途徑發聲，以行動和輿論彰顯今屆港大學生會幹事會的不公義，指出幹事會這個廣告令同學「被代表」的不民主。我們港大同學是守法的，是

愛護香港的，是尊重國家主權的（有1983年的全民大會決議為證）；只不過因為上述原因，學生會長期被一些「港獨」同學（不排除有校外人士）所把持，令港大同學的名聲和「港獨」、「激進」、「黃絲」等混在一起，濃得化不開，這對同學們公平嗎？

至於「嶼希閣」的同學們，你們其實只是幾位同學，是逾2萬港大同學中的極少數；只是因為前述原因，得以把持港大學生會這龐大機構。請你們撫心自問，國家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們？香港有什麼地方虧欠你們？而你們又對黎智英和美國的深厚關係知道多少？又是否記得在今年5月初香港國安法還未出台前，黎智英對着台灣的主持人大聲叫囂「希望美國CIA支持他們」，這種言論，難道你們也認同？

學生會幹事會的同學們，不要再發什麼「港獨」夢了！香港從歷史、文化、語言都和中國密不可分，血肉相連，只是因為1842年的晚清積弱才被迫離開母體。今天回歸了，大家理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努力建設香港，而不是和呼籲「美國CIA插手香港」的人摻和在一起，更不應以各種修辭去包裝「港獨」，以「地緣政治議題」來包裝「呼籲外國制裁」。這些都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終會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行為。葉會長等同學們，你們還年輕，趁還來得及，回頭是岸吧！

你們的師兄——馮煒光
2020年8月20日

「攬炒派」要權要錢當反對派「扯線公仔」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拒絕總辭，更擺出一副不會被威脅的姿態。「攬炒派」拋出所謂「溝通平台」建議，其實是要權要錢要人，將反對派議員變成前台「扯線公仔」，直到明年選舉再取而代之。「攬炒派」就是不斷打擊反對派實力和意志，通過不斷的施壓、逼宮來侮辱反對派，令其一退再退，任他們以少控多、予取予攜，最終成為「攬炒派」附庸。

「攬炒派」要做「太上皇」

眼見反對派拒絕辭職，「攬炒派」於是又生一計，拋出所謂「溝通平台」建議，指反對派議員的民意授權來自4年前選舉，所以現任反對派議員已經失去了民意授權。相反，經過戴耀廷「初選」產生的勝出者，才是最具民意授權，才最有資格享用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和福利。所以，現任反對派議員要留任可以，但只能當「扯線公仔」，更必須滿足「攬炒派」的

三大條件。

一是必須將現時所得的薪金全數撥捐初選勝出者組成的「溝通平台」，並由這個「平台」自行決定有關薪金用途，例如是否向現任反對派議員發放津貼等。二是「初選」勝出者將以「議政平台」名義，行「平行議會」之實，掌握審議議案的權力，反對派必須聽命。三是反對派議員必須承諾來年所有投票及表態都以「平台」決議為依歸。簡單而言，即是要留任的20多名反對派議員，將手上的薪金、權力，甚至連議員助理和辦事處都要「上交」這些「初選」勝出者，亦即「攬炒派」。

「攬炒派」要權要錢的行為，不但霸道，更是毫無民主精神。一班「攬炒派」竟然以一個不合法、存在大量漏洞、黑箱作業的「初選」結果，用來迫使反對派交權交錢，在道理上說得過去嗎？

不要忘記，選民4年前選民主黨、選公民黨，並不是支持「攬炒派」，

現在要民主黨支持者選出來的議員，聽命於所謂「初選」勝出者，聽命於「攬炒派」，請問當中的授權和政治倫理何在？當中的民主何在？傳統反對派固然是不成器、無腰骨，近年一再被「攬炒派」牽着鼻子走，但不能否認，他們確實有民意授權，憑什麼要任由「攬炒派」擺佈？

議員薪金豈能私相授受

而且，立法會議員薪金來自公帑，不是反對派可以私相授受，這些公帑是用作資助立法會議員及辦事處行使職務，如果反對派將這些資源全部交給所謂「平台」處理，等於是濫用公帑、詐騙公帑，立法會完全可以追究。

屆時以為與「攬炒派」稱兄道弟的鄭俊宇、許智峯之流，也會被用完即棄，成為「攬炒派」上位的踏腳石。在議席利益面前，「攬炒派」與反對派的利益根本不可能調和。反對派要做附庸還是走自己的路，是時候作出抉擇。

特朗普亂打「中國牌」贏不了大選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全球關注的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目前距離11月3日的正式投票不過70多天。8月17日至20日，民主黨率先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一致推舉前副總統拜登及其非裔和印度裔搭檔賀錦麗（卡瑪拉·哈里斯）為民主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民主黨顯示了空前的黨內團結，前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都公開為拜登站台，美國一批政壇元老，甚至包括原共和黨的大佬們也力挺拜登，這在美國的政治歷史上並不多見。

特朗普已成美國政壇孤家寡人

這種狀況不僅是一種競選陣勢，更反映了美國政壇的一個重要現象，即堅持走極端路線的特朗普已經引起美國建制派的公憤，他們在聯合起來採取行動，決意要把不講美國傳統政治規矩和「搞亂了美國」的特朗普拉下馬，使美國回歸傳統政治的軌道。目前特朗普除了繼續得到黨內和美國社會的極端民粹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右翼保守勢力的支持外，在美國傳統政壇中已成孤家寡人。真可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但特朗普是決不會甘心於自己敗選的，他正在施展各種手段、調動各種極端力量對付拜登，企圖挽救其競選頹勢。特朗普甚至公開威脅稱，即便11月3日投票結果表明他敗選，他也不會承認選舉結果，而將以投票不公

和有欺詐行為等訴諸法庭判決勝負，這樣大選結果就會遲遲出不來。

希拉里、克林頓日前警告，特朗普決不會輕易離開白宮，對此全體美國人要保持警惕，堅決防範、抵制和反對特朗普走極端，把美國推向分裂與混亂。目前看，特朗普鋌而走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日他甚至公開放言稱，他是上帝派來的美國救世主，不僅要連任第二屆，甚至還要連任第三屆。雖然此話完全有違美國憲法規定，純屬荒唐胡扯，但特朗普敢於這麼說，表明他把連任看得比一切都重，必定會為此而不擇手段。

自競選以來，拜登已就美國選民普遍關心的政治、經濟、社會、就業、稅收、醫保、教育、少數族裔、社區管理、外來移民、貧富不均、城鄉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45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明確主張，但特朗普則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除了繼續在重複他那些極端的主張，顯示其保守強硬外，並無理性的政策主張表達。

自今年3月美國疫情全面爆發以來，特朗普一直把攻擊的主要矛頭對準中國，變本加厲地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甚至突然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導致中美關係出現了建交40多年來最動盪、最嚴重的惡變。

打「中國牌」難挽頹勢

可以預料，隨着美國大選日益臨

近，特朗普的選情吃緊，華盛頓當局會以更加極端的手段反華，把「中國牌」打到瘋狂的程度。但特朗普這樣做能挽回競選頹勢，贏得大選嗎？答案是絕對否定的。

首先，美國政界、工商企業界和普通美國選民都早已看透了特朗普玩弄「中國牌」的真實意圖。他這樣做無非就是為了轉移美國輿論對他輕視美國疫情而嚴重詬病的視線，企圖把嚴重責任甩鍋於中國，但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其次，美國對華為等一大批中國企業無情打壓，強迫美國與中國脫鉤，迫使美國企業從中國撤資撤廠，實際上嚴重傷害了美國工商企業的利益，損害了美國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第三，不管特朗普如何煽動反華對抗，美國選民在投票中考量的主要因素還是美國政府對疫情的應對表現、美國的經濟社會危機和民生種族問題，所謂的「中國因素」起不了多大作用，特朗普能煽動的選民並不多。

第四，特朗普在競選中大打「中國牌」在國際上不得人心。儘管國務卿蓬佩奧等人在國際上接連遊走，試圖構築國際反華聯盟，在南海挑撥離間，但真正跟着美國走的國家寥寥無幾，連蓬佩奧本人也抱怨不少國家不聽華盛頓的話。

特朗普還是醒醒吧，胡亂打「中國牌」不僅贏不了大選，反而會適得其反。

做好社區普測 促成大灣區解封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疫情常態化的可能性愈來愈大，防疫措施有必要充分平衡安全、經濟和便利，中央全力協助特區政府進行社區普及檢測後，本港應該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讓市民可以因工作、學習、家庭團聚及緊急事務，來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大灣區機制其實可為相關措施的整合與優化提供較深層次的保障，關鍵在於將大灣區機制的重心轉向恢復香港的經濟民生，只要香港加快融入大灣區發展大局，香港定能在疫情平復過後迅速走出陰霾。

中央強調，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積極有序推進復工復產。國務院辦公廳會同各地區和國家衛生健康委等有關方面，推動建立了「健康碼」，依託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實現了各省（區、市）防疫健康資訊共用、「健康碼」互通互認，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健康碼」已可實現「一碼通行」。從全國經驗來看，「健康碼」作為廣大民眾日常出行的重要憑證和防疫人員查驗的主要依據，在持續進行疫情防控和生產生活恢復兩者的平衡中，發揮了無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據統計，近年在廣東省工作的香港人有近30萬之多，而內地赴港定居的新移民，也有近90萬人。在這兩個群體當中，有不少人都處於兩地生活的狀態，例如工作在香港，而生活在大灣區內。疫情導致以往交流十分密切的香港和大灣區，猶如遠隔重洋。在兩地居住和工作的跨境工作人士，均因強制檢疫措施而被迫停工或被辭退，處於失業或收入大減，這些人士手停口停，生活面臨困境。除跨境工作人口，跨境家庭成員生活同樣受影響，濃厚的親情更令人難以割捨，許多港人子女難以給年邁的父母盡孝，很多夫妻和孩子長久不能團圓。中央助港全民檢測後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將福澤大量急需過關工作、求學和家人團聚的市民。

更重要的是，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將成為大灣區解封的契機，讓香港和大灣區在保證健康的前提下順暢通行，在疫情下持續促進大灣區建設。若然方案奏效，將會在疫情結束之後為大灣區進一步互融互通提供有力的決策參考途徑。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後，香港可着手與廣東省、澳門等方面加強協調，成立高層次統籌組織；加快發展河套區，香港、深圳兩地政府應加快項目進度，盡快確立各項優惠政策，推動更少限制的資金結算制度等；成立國家級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三方建立統一資訊平台，以整合各地及各類工商部門的相關資訊；增加重點實驗室數目；聯合發展智慧灣區；協助打造大灣區標準和打造大灣區品牌。

特區政府一直鼓勵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中央助港社區普及檢測後，本港應盡快落實「港版健康碼」，加快融入大灣區，急起直追，把失去的時間彌補回來。

肖凱 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協委員 香港北區工商業聯會創會會長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經濟形態以服務業為主，佔經濟總量的93%，而金融服務業又佔到服務業總量的一半以上。過去所依靠的旅遊、零售、餐飲等服務業及貿易、物流和地產等代理產業，但這類傳統產業，面臨目前逆全球化趨勢及科技革命的雙重衝擊，增長乏力，已難作為香港經濟火車頭。不少人希望在內地疫情受控後，盡早重啟與大灣區乃至整個內地的口岸通關，爭取內地遊客帶動香港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復甦。但是，時過境遷，在經歷了驅趕內地遊客、去年暴亂，以及疫情帶給人們消費方式轉變等因素，完全沿用原有的一套並不足夠，也無法給香港經濟帶來轉型、重新上路的機會。

防疫抗疫不僅是市民的健康問題，亦關乎民生計、企業存亡，如果香港長時間因為疫情成為經濟孤島，香港人的生活只會雪上加霜，有些行業會一蹶不振。香港只有明確經濟前路，找到建設性思路和工作方法和方向，才有可能對症下藥，回到復甦的軌道。

建議一：加強科技和創新驅動經濟。此次疫情對創新科技發展提出迫切需求，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加上「公共服務智能化」有助於處置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防範疫情擴散效果明顯；未來香港不僅是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都應該加強科技和創新，促進企業轉型，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建議二：借鑒內地經驗轉型。疫後香港經濟重振方向可以積極參與到內地的新基建計劃，實現經濟結構轉型，並着眼於經濟前景繁榮的高端專業服務，努力打造醫療、教育、文創等產業，帶動旅遊和餐飲等其他行業，深化香港的獨特競爭力。

建議三：擴大教育機會。香港是高度重視教育的社會，從社會整體的理性角度出發，加大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盡快實施擴大教育機會，充分發揮香港教育在世界的領先地位，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和內地的科研計劃，實現科研成果在內地市場的轉化，強化香港教育及科研高地的地位，為香港創造更大的發展機遇。

一旦香港的疫情受到控制，香港的經濟也可以借由內地經濟的復甦而得到恢復，希望各界精英善用香港的優勢及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以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在粵港澳大灣區及附近地區發展及投資。